

原田
由己
編輯

標箋正文章軌範

五六七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05

3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五



宋 廣信 疊山 謝枋得 評選

明 太史 九我 李廷機 評訓

日本東京 原田由巳 標箋



小心文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

者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略用此法。主司亦必以

異人待之。

師說

韓文公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第一

謝疊山曰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胸中有疑惑而未開明也。

庸何也

立傳道授業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
 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第二段先說解生乎吾前其
 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
 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
 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
 之所存也第三段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即師之所存嗟乎師道之
 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第四段慨嘆後世
 何無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
 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
 聖古之愚益愚今之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

讀音豆增韻九經書
 成文語絕處謂之句
 語未絕而點分之以
 便誦詠謂之讀今秘
 省校書式凡句絕則
 點於字之旁讀分則
 微點於字之中間又
 通作投馬融長笛賦
 察度於句投注說文
 曰逗止也投與逗古
 字通音豆投句之所
 止也

為愚其皆出於此乎第五段說古之聖人其過人也
 遠矣猶且從師故聖者益聖今
 之眾人其不及聖人也遠矣而耻學於師故愚者益
 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係乎從師不
 從師而已此是雙關說輕重處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
 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
 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
 不解此是雙關文法或師焉或不焉此是於其身也
 則耻師焉此
 一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
 小學相貫惑之不解或不焉與大遺相貫此是文公
 弄巧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第六段說今人愛
 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於其身則取於
 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為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
 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巫醫樂師百工之
 學其小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

1705-3

論語子張篇子貢曰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

孔子曰述而篇

攻專治也。蟠負元
十九年進士。六藝
即六經也。史記滑稽
傳序孔子曰六藝於
治一也。禮以節人樂
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以神化。春
秋以道義。又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
考信於六藝。詩書雖
缺。然虛實之文可知
也。經即六藝之經
文。傳其傳文。毛傳孔
傳之類。

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

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

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第七段說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從師。士大夫之族。以弟子

從之。則為人所笑。問其所笑者何事。則曰。弟子與師

年相若。道相似。或曰。弟子位高。師位卑。則足羞。弟子

無官。師官盛。則近諛。此四句。應無長少。無貴無賤。

字。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

及。可怪也歟。結此段意。○第八段慨歎後世不知有

工之矣。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師孔子之徒。家語觀

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源

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與俱至。周問禮于

老聃。訪樂于萇弘。史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于師襄

子。左昭十七年。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

猶信。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

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第九段說孔子無常師。問樂

師襄。問官名。于鄉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以師侍

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論語孔子曰。三人行

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皆

吾師也。以孔子之事。可觀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

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李氏子蟠年

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

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第十段收歸弟

之意。作師說。子李氏子從學

呂東萊評 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意說起然大槩意思相承都不失師道

本意

茅鹿門評 昌黎當時抗師道以號召後輩故為此文以倡赤幟云

洪容齋評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

輿書曰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然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于厚而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此篇文字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若隱若見令人難識

顧迴瀾評 昌黎於文章材力本過絕人學又盡工夫故能變態如此至於不測細玩此篇全用袁盎傳意做骨法

獲麟解

韓文公

麟仁獸畜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不食生物王者有道則麟出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

即四靈

起得先立此句。言麟之為靈。承得上好。麟之為靈昭昭也。物其分。明。詠於詩。毛詩周南有

句三。書於春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二句四字。雜出於傳記

百家之書。歷代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書。雖婦人小

子皆知其為祥也。雖婦人小子不出戶庭無高見然

麟之為物不畜於家。然麟之為物不常有於天下。

麟為四靈之一王者之嘉瑞王其為形也不類。麟之

者有道則麟出不常見於天下。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非如六畜

尋常山澤之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非如六畜

禮記禮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呂東萊曰婦人小子皆知此見昭昭處

呂雅山曰作文大抵
兩句短須一句長者
承之退之最得此法

犬豕野獸之有豺狼麋鹿常見其形不難辨認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雖有麟出山澤間角者吾知其為牛牛有角可辨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馬有鬣鬣可辨認鬣鬣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鹿六者形狀皆可辨認出於世間吾惟麟也不可知惟麟不常出皆知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惟麟不常出亦不知其為麟○史記老子傳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則不可知韓文公正是學史記老子傳句法韓文公以蹄不可知襲前言剽竊陳編為取變化句法便成新奇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有麟而人不可知其為麟則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雖然三王太平之時麒麟在郊藪麟之出必有五帝三王之聖人在乎位麟乃為聖人而出非無故而出也

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聖人如孔子者必能知麟有聖人知之○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可見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德不以形此一段又高麟乃仁獸為四靈之一麟之類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上無五帝三王下無孔子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

謝疊山評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議論不究第一轉說麟為靈物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麟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六轉說麟之出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

以為麟者以其為仁獸為靈物不必論其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人謂之不祥亦宜人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便圓活便能生議論

呂東萊評

字少意多文字立節所以甚佳其抑揚開合實主祥字反覆作五段說

湯東澗評

麟以德為祥若不待聖人而出是其德之衰也謂之不祥亦可矣以春秋之世而麟

出焉故魯人以為不祥然有仲尼識之是麟為仲尼出也則麟果不為不祥也哉

錢豐寰評

由祥說歸不祥由不祥說歸祥由不祥又說歸祥字少意多圓轉流動筆力勝人

顧迴瀾評

此篇文字須要着他過換及過接處段段神遊軒旋曲折

雜說上

韓文公

龍噓氣成雲

喻聖君固弗靈於龍也前賢臣以此謂聖君與賢臣然後賢臣可以立事業然龍乘是氣任賢

聲類出氣急曰吹緩曰噓正韻震唇吐氣曰吹庚口出氣曰噓

玄間謂天玄其色也易繫辭天玄而地黃

薄迫也伏藏也繫辭陰陽不測之謂神

汨音骨沈沒也

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此謂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

業雲亦靈怪矣哉賢臣之功業亦非常此謂賢臣之才固亦奇特矣雲龍之

所能使為靈也賢臣遇聖君之任用而後成功業此謂賢臣因聖君能用之而後見其

為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此謂若聖君

臣之所能使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聖君不得

之為聖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聖君不得

以成治功此謂然而聖君弗得賢臣無以輔佐於

聖德雖有聖人之天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其

光明也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欺此謂為人君而無賢

目失其所憑失其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此

所為之事業即聖君之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此謂

易曰文言傳

票後正文章軌範卷五

六

火乎大義反

必從。既曰龍雲從之矣。既曰聖君必有賢臣起而輔之。○此謂既有聖君在上，賢臣必起而從之矣。

謝疊山評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斯能成天下之大功。龍指聖君，雲指賢臣。

唐子西評此文咫尺間，有千仞之勢。

雜說下

韓文公

世有伯樂。知人者。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熙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然後有千里馬。異材。○此謂有賢宰相，然曰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異材。○此謂有英雄豪傑為之用。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此謂英雄豪傑常有，而賢宰相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

祇音支，但也。駢部田切，併也。言與凡馬俱死。

方言，梁宋齊燕之間，謂櫪曰阜，正字通，阜馬，開漢書音義，食牛馬器，以木作之，如槽。按漢書李尋傳，馬不伏櫪，不可以超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注伏櫪，謂伏槽櫪而秣之也。說文槽，畜獸之食器。

槽櫪之間。駢頭而死，言多不以千里稱也。不知其為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昏庸相之朝，沈滯於小官，終身不得行其志，不以英雄豪傑稱也。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才之異乎人者，必尊此謂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食馬者不知其能者，必得尊位重祿，可以展布。

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為異才，而禮養。○成，大功而不以尊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位重祿養之也。

三字。○力不足。二句三字，才美不外見。○雖異才亦難，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祿位不足以展安求，展布也。

其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為異材。○此謂英雄豪傑雖無重權，其才不可展布，其欲與常眾人策之，不以

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辨大事成大功哉。策之不以其能，食之不能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雖異才亦難，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祿位不足以展安求，展布也。其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為異材。○此謂英雄豪傑雖無重權，其才不可展布，其欲與常眾人策之，不以

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嗚呼其不能通其意此三句即孟子所謂

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執策而臨之曰天下

無良馬謂天下無異材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

馬耶其不識人耶此謂任使之不以其道

行其志為宰相者操用其權不能知人乃曰天下無

英雄豪傑嗚呼天下其真無英雄豪傑耶宰相其真

不識英雄豪傑耶不識英雄

謝疊山評此篇主意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

茅鹿門評竝變幻奇詭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柳州

崇充也觴酒厄絕名

食音嗣

說文吏治久者也

公羊傳宣十五年古

者什一而藉什一者

天下之中正也

備作得錢曰直此以

官吏俸祿比備作得

錢也

三若字並汝也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緊切存義蓋朝覲柳子載

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永涯飲食之且

告曰凡吏於土者古者凡治人者謂之若汝知其職

乎一篇蓋民之役使非以役民而已也又老凡民之

食於土者出其什一稅備乎吏使司平於我

也呂云下得的當今我受其直雇怠其事者天下皆

然舉世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喻取民之財向使備

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財貨則必甚

怒而黜罰之矣必痛怒而黜退責以今天下多類此

今之居官者率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

標發正文章九節卷五 八 水子七歲反

假謂未真授也

的明見也

韓文公

同也貴賤之勢不同而理同勢不同而理同勢雖不同如吾民

何其奈我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告語止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縣名蚤作而夜思勤力而

勞心謂勤於政事訟者平賦者均謂處事之善老弱無懷詐暴

憎謂得其心其為不虛取直也應有其知恐而畏也

審矣吾賤且辱此言已所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

典三載考績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應起而重之

以辭考黜陟幽明

謝疊山評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

唐荆川評子厚此序文辭淳正雖不及退

顧迴瀾評

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略無滯礙論吏者乃民之役非以役民議論過人遠甚中間以備夫受直急事為譬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亦與發端數語相應學者宜玩味之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韓文公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以土風董生舉進士連

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

合也董生豪傑也燕趙之士意氣投合董生勉乎哉掉轉一本夫

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

士出乎其性者哉董生豪傑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

公詩嗟哉董生行有
曰壽州屬縣有安豐
唐貞元時縣人董生
召南隱居行義於其
中刺史不能薦天子
不聞名聲爵祿不及
門門外唯有吏曰來
徵租更索錢鬱鬱
幽滯不通也

西漢書

七子七歲反

史記樂毅傳毅去燕之趙趙封之觀津号曰望諸君又刺客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於市中謝告也漢書陳餘傳晋灼注以辭相告曰謝

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又恐今日之燕趙非昔日之燕趙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燕趙尚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乎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此亦感慨悲歌之意為我謝曰明天

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結句瀟灑

朱晦菴評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少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

虞邵菴評河北自天寶以後不稟命朝廷邵南之行將求用於諸鎮故此篇有不满邵南之意未諷諸鎮凡二段

林次崖評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河北諸鎮之歸順及董生不必往首尾

茅鹿門評文僅百餘字而感慨古今若與燕趙豪雋之士相為叱咤嗚咽其間一涕一嘆其味不窮昌黎序文當屬第一

唐子西評屠狗乃不逞之徒遇真主而興若漢樊噲之流是也當時河北阻聲教不逞之徒皆歸之語以明天子在而勸之仕是言邵南不必往亦于以諷諸鎮之不臣也其旨深矣

王秀才或作進士王會

送王秀才序

韓文公

魏志阮籍傳注字嗣宗為從事中郎朝論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尉多美酒管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時率意獨命駕不

吾少時讀醉鄉記篇柱○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子孫也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誦阮籍陶潛詩二公皆嗜酒好醉乃知

由徑路車迹所窮輒
慟哭而返 晉書陶
潛傳字元亮少懷高
尚穎脫不羈任真自
得每一醉則大適融
然時或無酒亦雅詠
不輟 王績詩阮籍
醒時少陶潛醉日多
偃蹇驕傲也 顏
氏子謂回論語雍也
篇子曰賢哉回也一
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不改
其節而飲商頌聲滿
天地若出金石 陶
酒母也藥牙米也韻
會酒主於麴故曰酒
母書說命若作酒醴
爾惟麴蘖 建中德
宗年号 貞或作正

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醉或為事
物是非相感發見非音在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
得陶阮二人若顏氏子操瓢與箠曾參歌聲若出金
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外也固
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破醉吾又以為
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悲壯合王阮陶建中初天子
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續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
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
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
吾猶將張之張者張大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

五雜俎曰宋時避君
上之諱最嚴信示名
慎而貞觀改作正觀
正字通渾然無主
角貞

考異李下或有師錫
字或注圖南蔣注李
秀才名師錫圖南或
其字也 唐書李觀
字元賓舉進士宏辭
授太子校書郎觀屬
文不旁沿前人時謂
與韓愈相上下又見

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
於其行姑與之飲酒不脫醉
謝疊山評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議論
顧迴瀾評美其先世忠諫悲其不遇聖人至
林次崖評味此序之意必王舍無一可稱述姑就其
有文字超偉 奇絕可愛
答李秀才書 韓昌黎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列吳中故人詩
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法元賓行峻潔
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

西漢三才卷九
七子七歲反

送孟東野序稱揚也爾雅引陳也疏云引者伸陳也峻嚴也峭也苞與包同

恍本集作恍恍若彷彿形容之辭

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眾人法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妙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法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文有情思有滋味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吾地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書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字乎愈頓

首。

茅鹿門評

因與李秀才無舊獨於元賓詩中得其人故遂始終託元賓以寫兩與之情

楊誠齋評

退之答李師錫書曰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勒塵尾勒懸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

呂雅山評

此篇與送王含秀才序同調一則由醉鄉記立說一則由李元賓立說皆是借景生情文字有許多轉折

顧迴瀾評

此一篇文字是借客形生有無中生有之妙

送許郢州序

韓文公

與于襄陽書可併看蔣之翹曰志雍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頓節制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頓斂民方急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

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頓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公此序十九年作也喜與意同猶好也

不世之材後漢書注李賢曰不世者言非代之所當有也影響見書大禹謨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

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書辭至此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欲譏刺其惡必先誇誦其善先誇誦于公之賢正是學孟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足以王矣一段得進諫之道愈雖不敢私其大恩交淺而言深故紆曲如此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

洵曰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按稱刺史曰使君見後漢書臺佟傳及北史申徽傳刺史官名漢武帝初置刺史掌奉詔察

州林西仲曰通上下之情而不自私其職謂之自同自異者及是縣與由通黃震曰愚按刺史漢監司之名在唐則為州猶今太守之稱蓋守郡者也觀察使唐監司之名本朝始去其權僅存虛号在唐則專有一道之兵財權重於今之監司者也觀察使既專有兵

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雖是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有權度一私于其民一急于其賦可見為刺史者賢為觀察者不賢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惠獨厚見刺史之仁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斂獨急見觀察之不仁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此序本意欲諷賦甚急刺史不能堪乃借刺史與觀察對說辭意輕重不待較量而知若獨說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

財其征取於支郡之
刺史猶今州府促縣
道財賦之類也

燕與醜通頌稱述
也以法正人口規

崔復州名群字敦詩
郢州復州在唐皆

隸山南東道長史
司馬刺史之佐唐制
每州刺史而下長史
一人司馬一人三
族謂父族母族妻族

直伸也

謝疊山曰此一段非
知田里小民之疾苦
者不能言宜宣達
也

連帥謂府帥說見前

魏文公文章集卷五

十三

加與民疏

者其有不信乎進○步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又○進○有○以

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

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末○又○勸○許○公○寬○其○繇○其○議愈於

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謝疊山評于○頓○乃○一○貪○酷○吏○其○為○觀○察○也○賦○斂○苛○急

見○唐○書○本○傳○韓○公○送○許○鄆○州○崔○復○州○二○序

皆○諷○諫○之○辭○可○以○參○觀○于○頓○為○觀○察○使○性

貪○而○政○苛○取○財○賦○于○州○縣○者○甚○急○刺○史○縣

令○不○可○為○韓○文○公○作○此○序○以

諷○諫○于○頓○文○有○權○衡○有○針○線

林次崖評送○刺○史○序○而○說○觀○察○使○不○止○就○事○論

顧迴瀾評送○許○君○而○乃○贈○于

韓文公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

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

榮矣刺○史○之○榮○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

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辯

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辯於刺史

之庭乎漆○之○庭○二○字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刺○史小民

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

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

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

魏文公文章集卷五

十四

七子七歲反

蘓息也庸用也

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蘓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謝疊山評

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郢州序同意此序尤含蓄只民就窮而歛愈急小民苦之使于公聞之皆勸于公寬賦歛以安州縣以安百姓

又評

觀察使賦歛苛急則為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其榮觀察使賦歛寬緩則為刺史者見其榮而不見其難以此諷諫于公最切

林次崖評

詞簡意盡而語尤工用意布勢構句俱屬巧匠真是怪怪奇奇鞭風霆而走龍蛇者耶

錢豐稷評

讀李翱文

歐陽公

李翱見前

丁寧再三告示也

雋與雋俊通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也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為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

真元十一年五月

戊辰愈東歸癸酉

感二鳥賦見韓集第一卷

置置衆多良

唐高祖禪位於太宗故廟号神堯五百人為一旅見史記夏本紀穆宗二年再失河北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林西仲曰如契丹趙元昊等皆所當憂也脫或然之辭

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嘆見行有籠白鳥白鸚鵡而西者號于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進于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且焉愈因為賦以自悼其不遇於時也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眾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賦之詞止此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公轉纒是公水色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

癡不慧也

指豈公自謂耶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朱晦菴評歐文敦腴溫潤惟讀李翱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悲歌慷慨有嫉世之思

李性學評歐陽子學退之諸文皆以退之為祖加以姿態惟讀李翱文所謂青出于藍者也

茅鹿門評歐公此篇其結胎全在感當時事上歸重于憤世必有所指豈公自謂耶

王荆公

讀孟嘗君傳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孟嘗君狐白裘時已獻於秦玉容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以獻姬姬言於王釋之孟嘗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

林西仲曰雄猶長也
言所得不是士也

關關法鷄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者能為鷄鳴於是群鷄皆鳴遂出關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舉世皆稱孟嘗君田文能得賢士士以故歸

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士以孟嘗君能符玉是故歸之而終

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強秦而歸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

孟嘗君但為雞鳴狗盜之雄者耳豈足以言得士謂之能得士不然

擅齊之強獨專齊得一士焉賢士宜可以南面而

制秦宜可以坐南面朝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尚

取賴于雞鳴狗盜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雞鳴狗盜之

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此賢士之所以不至而莫能

謝疊山評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

鳴狗盜

鳴狗盜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于劍鏃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邵二泉評

以一時排難權變言之西伯之賢亦以寶貨美女脫羑里之囚君子不以臨難苟免非之然則雞鳴狗盜之客謂之士固不可謂之無功于孟嘗君亦不可不然孟嘗君且客死秦關如懷王之不返矣予嘗謂金虜之邀二帝也當其時使得雞鳴狗盜之

力而用之必能脫翠華而宵遁何至北轅哉嗚呼以宋養士之盛坐視君難無奇策焉則予于雞鳴狗盜之雄也何尤

朱晦菴評

荆公文却似曾南豐但比南豐文亦巧而健

李性學評

文章有短而轉摺多氣岸長者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

疏先帝蜀先主也
創始也造也孟子
往死也文選李善
注歲以秋為功畢故
以喻時之要也遇
謂以恩相接也漢
書谷永上書曰王法
納乎聖聽莊子盜
跖曰此父母之遺德
恢大也非微薄
也林西仲曰自安
於不德引淺近之說
致失義理又云宮
中禁中也府中大將
軍幕府也總是大將
軍手足異同異也
同字帶說耳猶緩急
之為急也後漢書
百官志侍中比二千

三分益州蜀郡今成都府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
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
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宮中宦官女子所居府中大臣宰相所居俱為一
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
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季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時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此皆良實志慮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

石掌侍左右贊導眾
事法駕出則參乘
又云黃門侍郎六
百石掌從左右給事
中關通中外及諸王
朝見於殿中引王就
坐禕於宜及實
不虛浮也簡分列
也裨益也漏遺
失也向音餉蜀志
曰向寵襄陽人也建
興元年為中部督典
宿衛兵遷中領軍
淑善也均平也暢
達也李周翰曰桓
靈漢二帝用閹豎所
敗

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
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
益也將軍向寵襄陽人劉良曰向寵蜀將也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
善本有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
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
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
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銑曰侍中震長史參軍謂蔣琬此二人皆亮所願陛下親之信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

震長史參軍謂蔣琬此二人皆亮所願陛下親之信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

布衣庶人服也。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正字通瀘音盧水出群柯河一名苦水出旄牛微外入江有瘴氣三四月渡必死故武侯以五月渡也。公羊傳注疏堉不生五穀曰不毛。注獎勸也。廣雅曰駕駘也謂馬遲鈍者也。

攘除也。周語後王斟酌焉注斟取也酌行也。增注斟酌參取之名。

詩小雅周爰咨諏左傳襄四年訪問於善為咨問事為諏按咨諮同雅正也。

檄等正文章轉錄卷六

水野氏藏版

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陽都屬鄧州。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百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出群柯郡句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善本作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

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蘇東坡評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樓迂齋評一篇首尾血脉聯屬條貫統記森然不亂宜與後表兼看。安子順評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

檄等正文章轉錄卷六

水野氏藏版

檄等正文章轉錄卷六

水野氏藏版

水野氏藏

必不孝讀韓文公祭十二郎

僧冷齋評

李格非善論文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李伯陳情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此公在後漢之末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誠為主

茅鹿門評

國讐必報國恥必雪故古人用兵有為弔民伐罪出者湯武是也有為復讐則恥出者光武是也孔明之用蜀亦難矣今年出祁山明年出五丈原蓋其勢有不容已者讀出師前表賢邪臧否見孔明識治道之大規模讀出師後表偏安兩立見孔明識立國之大本比之宴安江左者豈知孔明心事者哉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旨墨家儉而難遵然

其體本節用不可廢也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也校考也揚子法言修身篇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

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子在夷貊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注吳秘曰門謂孔子之門宋咸曰麾去也司馬光曰夷貊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牆者也摺紳注見第一卷送溫處士序

說文懿專一而表也詩周頌我求懿德

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此是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麾

之喻儒名者在夷狄則進之喻墨名者在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以其人言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

請於摺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

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

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

西京雜記卷九

天子大威反

瀆，溷也，重複也。易象卦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尚書疏，米食曰粒，用米為食之名也。藏，謂埋葬也。禮檀弓葬者藏也。

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法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一段民之初生，本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

俛，俯也。啄，鳥食也。簡，疏也。

優游閑暇，自適之貌。

世字之今浮屠者。冷語孰為而孰傳之邪？此一段義收轉切近人情，即是原道中議論，無一又翻深明，聖人入有功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為奇特也。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打動寧可不知其所自邪？此一段人情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無聖人之道，無聖人之道，則人之類滅矣。與禽獸何異？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句是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見得文公所以與文暢者，只是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虞邵菴評

此篇極詆浮屠，特是語意含蓄，不露讀之，不覺耳。

呂東萊評

此首體格好，語意新，就他身說，極好處，尤有不盡餘韻。

唐荆川評

開闔圓轉，真如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文字，通篇一直說，而前後照應在其中。

李性學評

送文暢，師序退之，闢佛老子厚，佞浮屠，是子厚不及退之處。

林次崖評

此篇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其法得于孟子所言，皆聖賢道理，文字又佳，董仲舒以後，無人說到此者。

茅鹿門評

高在命意，故迥出諸家，而闔闢變化，頓挫起伏，不失尺寸。

顧迴瀾評

昌黎此序，斥浮屠，尊周孔，正是韓文與六經相表裏處，非止其聲響而已。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

柳子厚墓誌銘

韓昌黎

拓跋復姓後魏始為拓跋氏後改元氏

環音援

禮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注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鎮以事觸實象，辰變州司馬。

楚辭注，蕲石高貌。

正字官名，通典正字掌判正文字，儁與儁同，廉校也。漢書孔光傳，非有踔絕之能，不能踰越。注踔，高遠也。按風發言，敏疾不可當也。要人謂權要之人山谷。

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法，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斬然見頭角。與而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與卓同。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與而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妙爭欲令出我門下。善出脫子厚，却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

詩集法作貴人唐
因隋制置縣尉分判
諸司事 監察御史
正八品下掌察百
僚巡按州縣六典
郎中負外郎所掌佐
尚書侍郎舉其儀制
而辨其名數 劉禹
錫柳文序子厚以文
章稱首入為尚書禮
部負外郎 永貞元
年八月憲宗即位貶
王叔文渝州司戶參
軍九月宗元與同輩
七人皆坐叔文黨同
貶宗元邵州刺史十
一月道貶永州司馬
汎濫延漫也停與
溥通水止也 說文
淡水厓也 質音致

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
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正而又例貶州司馬居
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
涖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
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暗伏代劉禹錫請播州一節既至嘆曰是
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
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為奴婢子厚
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
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
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

正字通物相質當也
子謂利息也與
為也 劉禹錫字夢
得

大人稱母也見後漢
書范滂傳

裴度為言之也

六書故謂謂言辭和
响也

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
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
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
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
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
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
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
徵逐詡詡許強咲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
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
害僅如毛髮比及眼若不相識落陷窅不一引手救

擠排也推也

沈德潜曰顧藉猶顧借也公又嘗上鄭相公啓云無一分顧藉

推挽謂薦進人也左傳襄十四年或執之或推之林注前章為執後送為推執與挽同裔邊也臺省謂御史臺禮部省

楊守正交章轉輸卷六

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

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

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

可立就故坐廢退子厚黨附王任王叔既退又無相

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子厚終于柳州刺史

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

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斥斥時有人力能舉

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

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

疑也此五節議論有斷制有回斡有馳驟意氣激昂而光彩燦爛一節高一節文章之妙如此其至

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

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

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

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

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

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

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

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

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

幾有始終者銘曰

節槩節操氣槩也

然詩也言也

爾兄弟之子曰舅弟

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

室墳穴也。
康熙字典安叶於真
切音因藉軾李仲蒙
哀辭矯矯華榮自貴
珍兮欺世幻俗內弗
安兮

子車子之猥云云見
子華子神氣篇按劉
向子華子序子華子
程氏名本字子華音
人也聚徒著書自號
程子孔子遇諸郊歎
曰天下之賢士也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李性學評

退之志柳子厚其文似子厚志樊宗師其
文似樊宗師春蠶作繭見物即成性極靈
巧子車子之猥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豕
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非
類于已也鬻而殺之決裂其腸糜盡而後
止其同于已者字之唯謹而恐其傷也子
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于異
同而意出于愛憎雖其所生殺之而弗悔
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
附耳咕咕相為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
之不如也及利勢一接未有毫滓之差蹴
然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
善移也何以異于車子之猥韓
退之柳子厚墓誌意出于此

錢豐叟評

子厚事在人耳目不可蓋掩故其疵處說
得正而隱美處說得婉而切末後一段極
致憐才之感令讀者且為三嘆而痛心矣
暇問子厚持身之非耶蓋公與子厚淡交

也故其文
最加意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

唐明太子卽位於靈武肅宗不受命于父明年皇帝

移軍鳳翔太子立則稱皇帝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天子退位

則稱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前代

帝王有德有功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

而見于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補頌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
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
窟身秦賊稱臣天將昌唐繫朕我皇匹馬
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

天寶玄宗年号
安祿山本營州雜胡
本姓康母再適安氏
故冒其姓天寶十四
載及友陷東京明年
陷京師
於戲音義與嗚呼同
歎辭也

字彙補睿曉昆切音昏睿方國名見元子

大寶山本曾見元子

觀堂志林

其東儲皇撫戎蕩穰群兇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開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傳涵濡天休死生堪羨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法法不在此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洪容齋評

元次山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凡百五篇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睿方國

茅鹿門評

元次山此序語短意長善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

箕子碑

柳柳州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且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三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

殷勤與殷勳同周致也
論語微子篇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詩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書秦誓篇囚奴正士墮杜回切易繫辭夫坤墮然視人簡注墮然柔貌易明夷卦注夷傷也取曰入地中明夷之義書

洪範彙倫攸叙尋常也。史記宗世家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

於虐音義與嗚呼同。歎辭也。

稔如甚切積久意。

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婦人貞信不淫僻其田民飲食以籩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率是大道藁于厥躬。藁徂紅切。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虐當其正作藁。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國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今衛州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蘓息也。

渝變也。

不盈稱孤言雖南面稱孤不自滿假也。易明夷彖傳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繫夷民其蘓憲憲大人。憲音顯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為奴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詘音屈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乎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洪容齋評

子厚嘗自言每為文章本之詩書春秋易參之鼓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公此篇神骨有關世教真得經史之奧學者宜熟思之。

謝疊山評

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牧詩一首似之題項羽烏江廟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茅鹿門評

子厚文字多模前人體式唯當其時一段自出新意此古人心思未及者也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嚴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光武拜諫議不受耕釣于富春山今有釣臺祠堂在嚴

州桐廬縣

起句不九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

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借好句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

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本傳帝引光與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

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

軒冕法句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

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

故人知舊也後漢書光武紀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關中奉赤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綱目集覽識緯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易象傳時乘六龍以御天孟子萬章篇伯夷聖之清者也孔子聖之

時者也兩以之之以用也

微無也

孟子萬章篇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泱泱水深廣也詩小雅維水泱泱

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

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

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

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仲

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復

漢法免租賦科役也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

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希文作此記李泰伯在生

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

公欣然改之蓋泰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

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此風字也

朱晦菴評胡文定父子最不輕下獨服文正公祠堂記

茅鹿門評 范文正公此記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

顧迴瀾評 記以簡重嚴整為主而忌堆疊窒塞以清新華潤為下而忌浮靡纖麗此記意高語

瞻先儒謂宋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余于文亦然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 辛稼軒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耻使此詔

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

猶俱存也悲夫

謝疊山評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關世教非徒以其文也

茅鹿門評 語約而意盡不為刻剗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顧迴瀾評 悲夫二字固是世變可嘆亦是感慨處精神

篇海足後為跋故書文字後曰跋辛巳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也此歲金人入寇帝下詔親征隆興孝宗年號後漢書注不世者言非代之所當有也伐亦功也

袁州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

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法有假官僭師苟具文

書法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也三十有三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君知制袁州

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法大懼人材放失儒教闕

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賴川陳君侁聞而是之法議

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陘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

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

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

二十有三年即慶曆四年也制亦詔也漢書注師古曰天子之言曰制書謂為制度之命也時是也林西仲曰屈盡也殫音賈亦盡也祇音脂敬也僭或作借林西仲曰官所以治師所以教皆假借名色無任事也官惟苟且文書以奉制詔上聞而已弦與絃通禮記文王世子春誦夏弦亡音無尼乃禮切止也孟子止或尼之三十有三年即至和元年知猶主也左傳襄二十六年公孫揮

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魏了翁讀書雜抄後
世官制上知字始此
諸生弟子之稱也
林西仲曰闕廢闕
也 儒教或作儒效
也 欽通考宋制通
判職掌符貳郡政與
長吏均禮九兵民錢
穀戶口賦役獄訟聽
斷之事可否裁決與
守臣通簽書施行所
部官有善否及職事
修廢得刺舉以聞
洗音莘 相視也
治治所也州郡所駐
曰治 面向也 黜
微青黑色至塗飾也
生師諸生教師
經傳釋詞越于也于

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
盥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
是欠事今只以一句 秦以山西鑿六國
道破筆力益見高古 漢書鑿六國
蘭山下六國謂 欲帝萬世劉氏一呼
韓魏齊楚燕趙 劉氏而關門不
守 武夫健將費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
利而不聞義焉耳 此學 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
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莽危言者折首而
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
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 此學之修
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法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

猶今人言於是也
舍音釋周禮春官大
胥春入學舍采合舞
鄭注舍即釋也采讀
為菜始入學必釋菜
禮先師也菜蘋蘩之
屬 盥音吁水名
諭告也 孳孳猶汲
汲也 靈獻漢二帝
覆懼也漢書霍光
傳威震主者不畜霍
氏之禍萌于駮乘
譚與談同 漢書
注韋昭曰陶燒瓦之
竈後漢書黨錮傳序
陶物振俗注陶謂陶
冶以成之管子曰夫
法之制人猶陶之於
埴治之於金也

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 譚作單 一有不韋尤當
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 此等文章關涉世 使人
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
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袁州學記李泰伯文河東柳淇書京兆
章友直篆時稱三絕 東語收拾得好
樓迂齋評 議論關涉世
謝疊山評 本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善
誦袁州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
超然不群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
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水心有云
為文不足關世教雖工
無益也可與知者道
朱晦菴評 蘇老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
小處起議論泰伯之文得之經中雖淺然

皆自大處起議論

茅鹿門評

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袁州學記亦已自有此巧處了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洛陽天下之中見周本紀而一作面
殺山名與峭同呂氏春秋九塞散其一也
甌音崩地名史記春申君傳秦踰甌隘之塞而攻楚左傳昭二十三年險其走集杜注走集邊疆之壘壁候證候也
貞觀太宗年号開元玄宗年号貞作正者是說見前亂離謂兵寇也唐亡相繼而起者梁唐晉漢周稱為五代五代僭亂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敵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

忽起忽滅皆李世也故亦稱五季酷慘也唐也言兵亂無已也按丘墟空虛無物之謂漢書公孫弘傳弘為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後蔡李為相客館丘墟而已可以証也書益稷在治忽

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有此文章方可傳不然虛辭浮語雖工何可嗚呼公卿大夫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忽不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謝疊山評

名園特遊觀之末今張大其事恢廣其意謂園囿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乃天下治亂之候是至小之物關係至大有學有識方能為此文

胡秋字評

天下治亂關於盛衰興廢理數自然此記因盛而逆料其衰因興而追憶其廢俯仰之間寄一感慨而文字變化亦極其趣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岳州巴陵郡滕宗諒字子京謫守岳

州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

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

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

湯音傷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

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還

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

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

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檣船帆柱也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岳陽風土記岳陽樓

城西門樓也下瞰洞

庭景物寬闊唐開元

四年中書令張說除

守此州每與才士登

樓賦詩自爾名著

慶曆仁宗年號謫

罰也子京坐在涇州

濫費公錢徙岳州

洞庭湖名浩浩大

水貌湯湯波動之

狀

林西仲曰前人之述

指所刻詩賦言巫

峽山名瀟湘水名

正字通騷愁也憂

也屈原作離騷言遭

憂也今謂詩人為騷

人按此篇騷人蓋謂

遭憂者也林西仲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謔畏譏滿目瀟然感極

而悲者矣立二柱此一段狀陰雨景象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

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水鳥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

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

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

怡和悅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亦一柱樓之

變態萬狀而人情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

者之為何哉生上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入情之感不

而仁人之心出處只是一致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

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曰摧抑也創其摧抑

其楫久泊不行之舟

也坊本或作舟行被

風傾摧則上面不行

二字說不去薄迫

也廣雅日將落日薄

暮瀟然蓋寂寥之

意芷音止香草也

荀子勸學篇蘭槐之

根是為芷正字通蘭

槐即離騷所謂蘭芷

苗為蘭芷根為芷也

郁郁謂香青青謂

色也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歟按言行錄希文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

此發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今於

之意發微斯人吾誰與歸微非也無也結句有力勢

以司諫諫守岳州重修樓時以子京作樓

范文正記蘓子美書邵疎記篆須號四絕

樓迂齋評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

襟度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茅鹿門評做大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

心哉清輕之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

艸木之榮瘁禽獸昆蟲之飛躍游乎重濁

渣滓之中而莫覺其所以然之故文正公

故得此心廓然與太虛相似故一旦把筆

為文或出或處一憂一樂如妍媸在鑑如

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

雖進而至于聖經之文可也

顧迴瀾評文以玲瓏節奏為美岳陽樓記譬如絲竹

繁奏中有布聲窈眇聽者悅聞如川流迅

激自有迴狀遠

迤觀者不厭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六終

其冢旁孔皆自剄其
餘五百人聞橫死亦
皆自殺于是乃知橫
兄弟能得士也
貞元德宗年號如
往也東京洛陽也
唐都長安謂洛陽為
東京曠空也獻
歎悲泣氣咽而抽息
也禁音金方所勝
也鹿喻帝位見漢
書蒯通傳擾擾猶
紛紛言衆多也銚
刃端也後漢書明
帝紀注孔子宅在今
兗州曲阜縣故魯城
中歸德門內闕里中
遑遑與皇皇同孟
子滕文公篇孔子三
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
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
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
為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
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
此哀橫也死無成卒歸之歿命
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
脫夫子於劍銚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
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
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
薦酒魂髮鬢而來享

朱注皇皇如有求而
不得之意論語里
仁篇顛沛必於是朱
注顛沛傾覆流離之
際耿亦光也書立
政篇以觀文王之耿
光正字通髮鬢猶
依稀聞見不審良

梅直講名堯臣字聖
俞文獻通考宋大
學博士元豐改直講
詩序鴟鴞周公救
亂也成王未知周公
之志公乃為詩以遺
王名之曰鴟鴞也
書序召周公相成
王為左右召公不悅
周公作君頌史謂

林次崖評

敬慕之情悲傷之意藹然可掬文僅百餘
字而旨味無窮字字金玉可珍可愛真命
世之作也

茅鹿門評

田橫一人死而五百人皆從之蓋必有所
以得士心者韓公員命世之木嘗欲為知
已者用而世無其人其有慕于橫之義所以
歎歎嘆息若有所獨感焉者而作文以祭
也觀其辭可想見其心不然橫
一水殫人耳公何慕之深哉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頌常竊悲周
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
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又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

蘇東坡

二

蘇東坡

史記孔子世家 匪
兕匪虎二句見詩小
雅何草不黃蕭兒野
牛一角青色重千斤
油然和悅貌史作
欣然 史注宰主財
者也為汝主財言志
之同也

飄然輕舉貌
對偶柳子厚所謂取

青媿白抽黃對青是
也聲律解見第四卷
老泉上田樞密書

在此謂在第二也

先容猶言嚮導也漢
書鄒陽傳蟠木根抵
輪困離奇而為萬乘
器者以左右先為之
容也注師古曰容謂
彫刻加飾 屬請託
也

傳曰論語憲問篇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
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
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
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
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
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
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
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
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

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
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聚于
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
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
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
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
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
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
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
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

樂齋文集卷九

三

水子式

優哉游哉閑暇自適
貌

楊文正公言車軍者十

三

力與兵並

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
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
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嘉祐間歐陽公
知貢舉梅聖俞作參評官取東坡中第二平時有聲
如劉焯皆不與是放榜後上論洵洵此書疑有所為

而

呂雅山評

此書及上韓太尉書即歐陽公所稱老夫
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者也蓋東坡試禮

李文登評

東坡嘗言凡文章少小時須令氣象峥嵘
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

乃絢爛之極也觀東坡中試諸論及當年
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初學讀
之而下筆自然滂沛
無窒塞拘滯之病

茅鹿門評

文瀟灑而又
思少喫緊

三槐堂銘

蘇東坡

衷即折衷之衷當也
言折二者之間而取
其當也 申包胥曰
見史記伍子胥傳詩
小雅民今方殆視天
夢夢既克有定靡人
弗勝此其所本
茫茫猶夢夢正字通
夢夢無分別類詩鄭
箋夢夢然亂盜跖
之壽見史記伯夷傳
厄亦困也孟子告
子篇牛山之木嘗美
矣云云非無萌蘖之
生焉牛羊又從而牧
之是以若彼濯濯也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
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
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
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
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
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
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也久
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

票發正統章九卷卷七

四

水野代藏版

閱更歷也。世德謂世世積德也。食猶享也。續會要兵部尚書掌武舉地圖車輦甲械之政令而侍郎為之貳。晉國王公名祐字景叔作祐者誤。周禮周官面三槐三公位焉注槐之言懷也懷來遠人於此欲與之謀。寓寄也。

禮記疏契券要也韓策注左契待公而已右契可以責取。

唐書李栖筠傳栖筠字負一趙人舉進士高第終御史大夫封贊皇縣子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己短為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云吉甫字弘憲憲宗時為宰相討叛將李錡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裕字文饒吉甫二子武宗時為宰相封衛國公略粗也。正字通粗舉其九曰大略。艾盡也。論語子路篇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三十年曰一世。封培也。謂雍本。砥亦平也。砥平謂太平。

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聞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且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素

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為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

無事、吾儕小人四字見左傳宣十一年襄十七年襄三十年朝不及夕四字見僖七年襄十六年十七年又昭元年趙孟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皇違同卹恤同左傳文十二年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鬱鬱茂盛貌

此篇事實詳于五代史世家及吳越備史等今略

熙寧宋神宗年号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吳越王錢鏐字具美梁太祖封鏐吳越王鏐音留

唐書逆臣傳黃巢曹州冤句人咸通末仍歲饑盜與河內巢即募衆轉戰河南衆遂數萬五代史吳越王世家都統高駢表董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

種而獲不有君子接有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若以為功名之符則陋矣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至魏州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决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魏時親賓送于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矣已而果然

謝疊山評

文字下手處最嫌直突此篇先以疑辭說起後以正意决之方見文勢曲折之妙又

曰後學史記

表忠觀碑

學史記

蘇東坡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太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趙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縣為八都以鏐為都指揮使

細目集覽蜂起言起兵者衆如蜂之飛起也盜名字者謂潛窈位號稱帝稱王者

子單也固有子遺言無單子得遺者也帶甲帶甲胃之士史記吳王濞傳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甲第一也

西蜀謂後蜀主孟昶江南謂南唐主李煜負恃也劉崇據有河東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漢唐晉為五代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固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治鑄于山取地產之寶熬煮于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宗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

說文釀下酒也詩小雅釀酒有藇注或以筐或以舂涉之而去其糟也

東涯曰請吏者奉地降于宋請求其守臣也注誤傳舍即驛館也

昔竇融云云見後漢書竇融傳牛曰太牢行道謂行道之人

觀即寺院道士即僧也

度謂官給之度牒許其為僧也

戰守死以抗王師茅云又以此形容積骸為城釀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納貢於太宗請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吳越王視去其國命願為屬吏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

籍籍記也

宋史宋始不置丞天
聖中開封兩縣始各
置一員在簿尉之上
通鑑注味死言忘
死也

苦音退

按日當作月

奄忽也

標等正文章轉輒卷七

七

水野氏前片

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
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
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朴味死以聞制曰可

神宗降詔其妙音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在古茗水出焉目山而天龍飛鳳舞萃

于臨安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

到錢塘言山勢如龍之飛若鳳之舞萃于

杭州也臨安吉名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

雲仰天誓錢王仰天日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

為東殺宏誅昌殺劉漢宏斬董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以

其虎符龍節以旌其忠天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

東江控引島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

帶毬馬以玉帶跨馬而踣四十二年寅畏小心厥筐相

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

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

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斯

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

有位視此刻文

潘子真評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荆公置座隅葉致遠

揚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

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嘆譽

不已公咲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

控亦引也

睡域輒切光明也

五代史吳越世家梁

太祖嘗問吳越進奏

吏曰錢鏐平生有所

好乎吏曰好玉帶名

馬太祖咲曰真英雄

也乃以玉帶一匣打

毬御馬十匹賜之

寅敬也厥筐指貢

獻之物言書禹貢厥

筐織文大貝大如

車渠南金金之良

者自荆揚出故曰南

歸焉高大貌

標等正文章轉輒卷七

七

水野氏前片

褒益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論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叙事典瞻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

樓迂齋評

發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國形容此並出來，方見朝廷坐收土地，不勞兵革，知

清獻趙抃謚

孟郊字東野，年五十始為溧陽尉，卒謚貞曜先生。

茅鹿門評

通篇以疏為序事之文，絕是史遷風骨。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大凡大槩也。撓，屈也。蕩，搖動也。梗，塞也。

詞與歌同。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草木各只以

句，此是不整齊中，人之於言也亦然。此以金石草木

不得已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聲有懷，不

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此一節論人

于樂也者，聲引入下文，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泄，發

于中而後發泄，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生出善，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

也亦然。此又以天時引入，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

推順遷也易繫辭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奪強取也

各陶即畢陶

夔音達舜臣名舜典夔命汝典樂

部虞舜樂也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內作五子之歌

傳曰論語八佾篇

荒唐大言也莊子天下篇謬悠之說荒唐

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無人推自其於人也亦

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

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各陶禹其善鳴者

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

將無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

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

之其聲大而遠含自鳴其不幸一句意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

鐸天將使夫子為金口木舌其弗信矣乎抑不可信其事乎

其末也世降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莊周楚人著書名莊

之言口義曰荒唐曠大而無極也

子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其國雖大而亡亦有

為騷為歌亦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名孟軻荀卿以

道鳴者也以荀卿與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亦未

鳴此文公學楊朱墨翟管夷吾字仲相桓公霸諸

嬰字平仲相齊景公著書名晏子老聃李耳字伯陽著老

老刑名之學相韓非韓諸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

非慎到韓大夫善刑名田駢齊人好談論鄒衍燕人

國推終始尸佼魯人衛商鞅師之鞅死逃孫武著兵

法十張儀魏人散六國從蘇秦之屬蘇秦洛陽人說

秦已上數人或功利或邪說或清淨無為或刑名

慘刻或尚兵書以啓殺伐之計或尚縱橫以行游說

駢音騙

之謀皆非皆以其術鳴各用其術以秦之興李斯鳴于時也

之威令漢之時司馬遷著史相如有子虛上林大人長門宜春之賦

揚雄有太玄法言之書甘泉最其善鳴者也亦漢人

也其下魏晉魏國鳴者不及於古其鳴者非古人

然亦未嘗絕也然亦未始絕就其善鳴者泛指其鳴

其聲清以浮有一等鳴聲其節數以急有一等鳴聲

疾其辭淫以哀又有辭淫亂其志弛以肆又有志尚

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上四句一様五字若第五

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豈天薄之而何為乎不鳴其

善鳴者也言何為不善于鳴唐之有天下此一節

就假設之辭
數音朔

蘇源明初名預字弱
夫京兆武江人載唐
書文藝傳

且敘唐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蘇源明元結李

白杜甫李觀字元賓為太皆以其所能鳴此一句包

賦或詩或代王言各隨其所長其存而在下者自此

始入孟郊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名未顯其高出

魏晉魏晉無善鳴者孟不懈而及於古不懈怠而可

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善

者尤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孟郊李翱張籍抑不知

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不知天將養其聲

家文明之治耶謂三子之達也前抑將窮餓其身

面許多鋪叙亦兼有此二段意了抑將窮餓其身

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抑且困窮其身思

文選李善注浸淫漸
進也
尤最也

惺然考異諸本作釋道言也

鳴其不幸之事耶謂三子之終窮也照前面夫子之徒不幸之鳴○此兩句斷盡前面聖賢君子之鳴當時必先有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以三子之命皆係于天即斷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先達而在上其在下也奚以悲○

此二句占地步○其存而在下者又奚以悲謂孟東野之徒不必自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時孟郊有有若不惺然者○有似為未達故吾道

其命於天者以解之○序因送孟東野作結歸東野本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昌黎言其命于天而解釋其憂

謝疊山評此篇凡六百二十七字鳴字三十九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頭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怠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愛

李性學評

退之送孟東野序以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自周禮梓人為筍簾來

趙南塘評

凡有懷而欲吐者皆為不得其平非必有所憤激也

湯東澗評

此篇謂凡形之于聲者皆不得已於不得已之中又有善不善者焉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則係乎天也

唐荆川評

此篇文字錯綜立論乃爾奇則筆力固不可測也

茅鹿門評

一鳴字成文乃獨得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唯漢書敘蕭何追韓信用數十亡字

錢豐寰評

從許多物許多人奇奇怪怪繁雜說來無非要顯出孟郊以詩善鳴至于末一段吁嗟咏嘆有不盡之意語文之變幻者無過此作

顧迴瀾評

此篇將牽合入天成乃是筆力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之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少少頃也

詩衛風一葦航之
馮音平乘也凌也
注列子御風見莊子
逍遙遊篇

舷船邊也 棹槳皆
楫屬楚辭桂楫兮蘭
棹
漢書元帝紀替注洞

簫簫之無底者
陔餘叢考東坡赤壁
賦客吹洞簫者不著
姓字吳匏菴有詩云
西飛一鶴去何祥有
客吹簫揚世昌當日
賦成誰與注數行石
刻舊曾藏據此則客
乃揚世昌也按東坡
次孔毅父韻不如西
州揚道士萬里隨身
只兩膝又云揚生自
言識音律洞簫入手
清且哀則世昌之善
吹簫可知匏菴藏帖
信不妄也按世昌綿
竹道士字子京見王
注蘓詩倚歌謂倚
依歌聲而吹洞簫
鳴鳴與烏同史記

壬戌之秋宋神宗元豐五年七月既望蘇子瞻與客泛舟

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與客

相屬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詩陳風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前言清風此言月徘徊於斗

牛之間謂月初出徘徊漸進于二星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

葦小舟也之所如也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

風列子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

而登仙余嘗中秋夜泛舟大江月光水色與天宇合而為一始知此賦之妙於是飲酒

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學莊文桂棹兮蘭槳舟中前推後推

曰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

之流光搖漾曰擊逆水而上曰泝楚辭望美人兮

浦客有吹洞簫者無底者為洞簫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音裊細不絕如縷舞

幽聲之潛蛟蛟亦舞泣孤舟之嫠婦寡婦聞

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乎客曰月明星

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此一段設為客之言以發明已之意

曹操詩見文選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幾蜀先主之奔走○孟德曹操字也是為魏武帝西望夏

口東望武昌武昌即鄂州夏口山川相繆鬱乎蒼蒼

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周郎名瑜字公瑾孫權

郎方其破荊州劉琮下江陵曹公自江陵至赤壁順流而東也

李斯傳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通蛟龍之屬

音黎婦無夫也

然容色變也

危坐正坐也

也詩伐木篇醜酒

有蕪注以筐曰醜

矛長丈八謂之槩

侶徒伴也

蝦水蟲可食

扁舟小舟也

蟬游渠略

須臾暫時也

林西仲曰能長存者

惟有飛仙而已

挾之而遠遊人間與

明月共長久料不可

得遊亦遊也

舳舻千里舳是船尾舻是船前旌旗蔽空醜酒臨江

醜酒即酌酒也今臨橫槩賦詩元稹云曹氏父子鞍

安人酌酒亦曰醜酒馬間為文往往橫槩

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慨况吾與子漁樵

于江渚之上客謂與子混漁人侶魚鰕而友麋鹿駕

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蜉蝣小

略朝生暮死自喻生于天地者甚微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傷

生之不足恃若須臾耳羨長江之無窮羨長江萬挾飛仙有

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于悲

風蘓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

也說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說蓋將自其變者

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

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何羨乎彼且夫天

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

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應前清風徐來耳得之

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

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此一段全學客

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

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赤壁有三唯蒲圻縣西北岸

曹操處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也建安十三年曹

操自江陵追劉備順流東下備求救于孫權權將周

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黃蓋建議以檣艦聞船載

燥荻枯柴先以書遺操詐言欲降時東南風正急蓋

傳疑也今岳陽之上

見莊子列禦寇篇

逝者如斯見論語子罕篇

盈虛者如彼

見莊子列禦寇篇

莊子疏能造化萬物

故謂之造物也

林西仲曰藏去聲猶

庫藏之藏無盡藏出

佛典言姓体也風月

任人取用乃造物之

無盡藏我生可以受

用不窮釋文云狼

藉草而卧去則穢亂

為狼藉也

墨莊漫錄曰東坡長

短句故壘西邊人道

是三國周郎赤壁蓋

傳疑也今岳陽之上

見莊子列禦寇篇

逝者如斯見論語子罕篇

盈虛者如彼

見莊子列禦寇篇

莊子疏能造化萬物

嘉魚之上有烏林赤壁杜牧寄岳州李使君詩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此正敗魏軍之地也荆州記蒲沂縣治江南岸百里名赤壁昔周瑜破曹操處黃州赤壁乃赤鼻山也

蘇長公年譜公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臯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志林臨臯亭下八十七數步便是大江其半即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

正字通鱸巨口細鱗似鱖長數寸有四腮俗呼四腮魚以七八月出吳松江尤盛天下之鱸皆兩腮惟松江四腮

攝整飾也 正字通嶮山險絕如劊刻也茸而容切蒙茸草亂貌 蚪龍子有角者 鵲鳥名鷹屬馮夷河伯名莊子太宗師篇馮夷得之以游大川郭璞江賦作水夷 劃與割通正字通割音畫破聲也

標等山交章轉車卷七

以十艦著前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操軍大壞石壁皆赤故曰赤壁謝疊山評此賦學莊騷無一句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也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

也

茅鹿門評

予嘗謂東坡文章倦也讀此一賦令人有遺世之想

後赤壁賦

學莊

蘇東坡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燕于得廢圃于東坡而作堂焉號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畫將歸于臨臯。公始至黃岡定惠院後遷臨臯亭。亭在田車院。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四句形容景物。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

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

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隋唐佳話

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齋玉脍。東南之佳味。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

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

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

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石類虎豹

矣。其登蚪龍。古木有類蚪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

之幽宮。冷齋曰。馮夷。華陰人。服蓋二客不能從焉。劃

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

標後正交章轉車卷七

十五

水野氏歲友

通作春，別作譙，騷按汪伯玉游城陽山記仲氏劃然長嘯作裂石聲，陸放翁遊深山詩試問村名瞳不語，劃然長嘯上嶙峋，悄與愀通，容色變也，翅鳥翼也，縞素也，鶴白身而尾黑，故曰玄裳縞衣也。

淮南子說山訓，雞知將且，鶴知夜半，踰蹊旋行，嘯嗚呼，噫嘻並歎聲也，禮記檀弓，疇昔之夜，注疇發聲，疇昔前也，步通作埠，柳宗元鐵爐步志，江之滸凡舟可繫而上下者曰

步，憂然長鳴論語，山梁雌雉云云，三嗅而作，晁氏曰，石經喚作憂，謂雉鳴也，上文脫此條。

史記秦始皇紀，先作前殿阿房，注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一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故号阿房。

揚州文獻卷七

十五

水野

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及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夢中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夢發，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指鶴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既夢而覺，不見其處，元豐六年，東坡自畫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即今復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即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予謂江夏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按三國志，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等由夏口往

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也。

虞邵菴評

陸士衡云，賦體物而瀏亮，坡公前赤壁賦，已曲盡其妙，後賦尤精於體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未用道士化鶴之事，尤出人意料。

呂東萊評

此賦結處用韓文公石鼎序，彌明意指鶴為道士，亦暗使高道傳，青城山徐佐卿化鶴事，以比也。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於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山曲也，房居也，乃舊地名，宮成，未更名，而毀，故天下只云阿房宮。

標後正文卷九

十六

水野

始皇紀六王伏其辜
天下大定
兀與此通禿山貌

林西仲曰二川渭川
樊川也溶溶安流
貌林西仲曰鉤心
指廊腰闕角指蓬牙
上方言之此合言之
方曲盡聯屬之勝時
解支離可笑爾雅
注渦旋流也蠹丑
六切長直貌正韻高
起也按落區落之
落也佩文齋韻府引
此賦與部落之義為

一類宋蕭森希通錄
始皇建阿房宮千間
萬落可備一証上
下有道曰複道漢書
高帝紀從複道上望
見諸將
融融氣上融散也

林西仲曰妃嬪媵妾
六國宮妃王子皇孫
六國公族

髮音環說文總髮也

六王畢四海一

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十八年
攻趙十九年得趙王二十一年攻燕

得太子丹之首二十二年攻魏魏王降二
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六年攻齊得齊王蜀山兀阿

房出蜀山木盡阿房宮成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

驪山北構而西折西面曲折而委曲焉直走咸陽

咸陽以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

腰縵迴簷牙高啄高聳如鳥之啄各抱地勢鉤心鬪

角屋中心聚處其勢如盤盤焉困困焉盤盤盤環之

屈曲蜂房水渦遠望天井如蜂巢蠹不知其幾千萬

落尾溝之蠹蠹焉不知簷長橋卧波百阿房度渭屬

極有長橋未雲何龍隱居詩話云牧謂龍見而雲故

虹複道之長朱碧相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

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

而氣候不齊宮人歌唱之時則暖響如春光舞袖之

妃嬪媵妾自皇后而下次為妃為嬪又以其次則為

王子皇孫秦之公族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早以

夜以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熒熒光明之貌

如明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擾擾亂貌髮新涓流

漲膩棄脂水也早朝洗脂粉之水入渭河煙斜霧橫

票

九

卷

七

七

杏冥也

林西仲曰六國之君
棄其國人之所有以
為蓄積

倚因也疊重累也

鐻音撐金屬有足曰
鐻 礫小石也
林西仲曰寶貝如鐻
美玉如石金如土塊
珠如瓦礫總言多也
遷迤音里以集韻

旁行連延也

南畝耕種之處

磷磷映耀貌

參差不齊也

嘔與謳通啞音鴉嘔
啞蓋謂歌聲也
獨夫指二世天下盡
叛之故曰獨夫書秦
誓獨夫紂

正字通滅國亦曰族
言秦自取滅亡也

焚椒蘭也焚椒蘭之香其氣騰騰如烟霧橫斜雷霆乍驚宮車過也宮車

之聲若雷輾輾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輾輾車聲行之漸遠也

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視睹佇立而望幸焉

望秦王之臨幸其宮中也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有終其身

而不得見者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互文

趙韓魏齊楚六國之美人幾世幾年謂自秦孝公以來者取掠

其人倚疊如山積也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當作不

能有謂幾世所積而有若云取足于一且則不鼎鐻

能一朝一夕便可輸納遺求于此宮之間者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遷迤秦人視之亦不其惜言秦

寶貝若鐻然視美玉若石然嗟乎一人之心秦王之千

萬人之心也天下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

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于南畝之農夫

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

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

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

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

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戍虜人負戈卒陳勝乃戍卒耳

舉義兵入函谷關也楚人一炬謂項羽以一炬之火而燒之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

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

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使秦既併六國之地又復兼愛

爾雅注遞更迭間廁相代之義也

六國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言秦不止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劭二泉評此篇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矣未一段尤含鑒戒讀之有餘味焉

洪容齋評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牧之阿房宮賦明星熒熒至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揚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敘述尤壯曰見若若尺田千晦矣見若環堵城一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螻蟻紛紛秦速亡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蠅蠓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壘壘繭粟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庚賦西都云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

敬彥休評牧之賦五十字唱在人口揚敬之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頌念牧之乃佑諸孫則阿房宮賦實模倣揚作也

李朴評此賦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窮裂邊幅唐文至此一大振矣

送李愿歸盤谷序公年二十四作
韓昌黎

李愿西平忠武王晟之子或云别是一李愿非晟之子

太行山名在懷州

藪與叢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地名在孟州濟源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

肥草木藪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

盤或人謂環繞兩山之間如盤焉或曰是谷也或云是山宅幽而勢

阻宅處幽僻而勢阻遠隱者之所盤旋隱逸者盤旋其中友人李愿居

之此一節且說盤谷大體李愿所居愿之言曰托愿人之稱大丈夫

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

退百官而依天子出令輔佐天子出布號令其在外則樹立旗

旄羅列弓矢武夫前呵也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

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也怒有刑也才峻滿前

道古今而譽盛德道古今之人而獎其盛德之尤高入耳而不煩言

微中不曲眉豐頰眉曲而婉頰頰豐美清聲而便體聲清清而體便

敢瀆聽便而秀外而惠中外貌秀而充裕飄飄長袖飄然

自在輕揚其後裾隱然曳拖其衣袂粉白黛綠者面勻白粉眉塗綠黛外屋而閑居

寵愛之姬不事女妬寵而負恃彼得寵愛此嫉妬之而恃其所寵者自負

呵與訶同注喝訶叱聲也
峻與俊通
便閑雅也
惠與慧同儼敬也
醫言把長袖自蔽也
楚辭注黛畫眉
黑而光淨釋名黛代也
滅眉毛去之以此
畫代其處也六書故

黛青黑色用為畫眉
墨專指黑言非是

其爭妍而取憐爭為妍美之貌以取主大丈夫之遇

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

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此一節說得志當世之人窮居而野

處盤升高而望遠或作遠望者非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

自潔採於山美可茹謂薇蕨之屬甘美可食釣於水鮮可食謂

鱸之屬新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起居不拘其時惟所適而安與其

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得美名于前與其

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享至樂於一身孰

甚妙車服不維刀鋸不加軍服之賞不結縛于我刀

用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朝廷黜陟我不聞之大丈夫

茹亦食也

孰若言相比而不及也

刀割刑鋸則刑

正字通趙俗趙字說
文趙起行不進也
正字通嘯嘯欲言復
縮也

稼叶古五切音鼓

浴或作相林西仲曰
應上泉甘句浴循行
也坊本浴誤作相余
嘗疑其音韻不叶嗣
讀朱梅菴韓文考異
內載浴字昌黎解論
語浴於浴句作浴於
浴之誤則此處用浴
字無疑正字通深
東韻音春韓愈送李
愿歸盤谷序窮而深
廓其有容韓序後系
以歌前十二句每二
句二韻如宮叶中阻
叶所深叶容曲叶復
是也舊注闕春音
繚音了繞也央盡
也
虎豹遠跡云云林西
仲曰此因上文有窈

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

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欲行

貌口將言而嘯嘯欲言不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

誅戮觸刑憲僥倖於萬一窺覬非望之老死而後

止者明非丈夫或有待老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

也只一句結有神力有含蘊此其人視上面兩樣

態度各是一樣人如身親為之者此狀物之妙宛轉

反覆三百字只一句結了自此以下方是退之自說

汲求進之人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

為之歌曰與李愿以酒而歌揚其美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

可浴盤之阻阻屈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可

居繚而曲如往而復似前嗟盤之樂兮樂且

無央極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德人所居惡獸

自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德重鬼神欽亦為守護

不善之物類不飲且食兮壽而康且三無不足兮

奚所望此中所養無所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

盤兮昌黎亦樂此地終吾生以徜徉徜徉猶徘徊

徘徊其間不為富貴之

蘇東坡評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

而巳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
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
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原卷三十一 卷九 卷十一

福殿賦注李善曰晨
光日景也據此則林
說不必從也姑兩存
備考晉書陶潛傳
躬耕自資遂抱羸疾
復為鎮軍建威參軍
謂親朋曰聊欲弦歌
以為三徑之資執事
者聞之以為彭澤令
三輔決錄將謂隱
于杜陵舍中三徑唯
羊仲求仲從之游
眇邪視也策杖也
李善曰易林曰鳩杖
扶老衣食百口林
西仲曰憇而曰流無
定位也觀而曰游無
定方也岫音袖爾
雅山有穴為岫景
古影字陸機文賦

觀策杖以扶老衰周流而憇息也矯舉也
還言雲自然之氣無心意以出于山岫之中自喻心不營事自為縱逸也言鳥盡飛而暮還故林亦猶
人日出而作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謂慕其
日入而息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
盤桓而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
戀也
駕言兮焉求何親戚之情詰樂琴書以消憂農
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窈窕深長貌壑澗水
崎嶇險也駕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欣欣生
車以涉之也消泉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此一節述其歸
流貌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去之後觸物興
懷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

理醫醫而愈伏李善
注方言曰醫掩也杜
甫詩醫醫桑榆日照
我征衣裳爾雅盤
桓不進也詩泉水
篇駕言出遊言語詞
也說文詰會合為
善言也孔叢子孔
子歌曰巾車命駕將
適東都字典山水
深亦曰窈窕曹攄詩
窈窕山道深埤倉
崎嶇不安貌詩毛
傳欣欣樂也涓小
流也家語金人銘曰
涓涓不壅為江為河
休謂死也莊子其
生若浮其死若休
又華封人謂堯曰乘
彼白雲至于帝鄉

連連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儂懷安
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積立登東臯以舒嘯臨
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淵明
天命無營無求決于歸去而無疑也
此一節斷盡歸去來辭一篇之意
朱文公評潛為彭澤縣令時郡守遣督郵至吏白當
束帶見之嘆曰吾安能為五斗米折腰向
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歸去遂作此辭
以明其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耻事二姓
遂不復仕宋文帝時特
徵不至卒謚靖節徵士
韓子蒼評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
而淵明自叙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
此士既以違已交病又愧後於口腹意不
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
世人俱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
郵而去此去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

論語植其杖而耘
耘除草也耔壅本也
詩小雅或耘或耔
阮籍奏記將耕東臯
之陽
穆康琴賦臨清流而
賦新詩家語化於
陰陽象形而發謂之
生化窮生盡謂之死
莊子曰生有所乎
萌死有所乎歸
周易曰樂天知命故
不憂

蘇東坡評

督郵能為之去就躬耕乞食且
猶不耻而與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歐陽公嘗言兩晉無文章獨有此歸去來
辭一篇其辭義夷曠蕭散雖楚聲而無无
怨局感

僧冷齋評

李格非善論文嘗曰陶靖節歸去來辭沛
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此君在
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
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

李性學評

陶元亮之歸去來有野鶴任風閑鷗立海
之狀讀之令人清灑或者有以賦為辭之
議

李休齋評

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
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遠焉者漢武帝作秋
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
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
命曰辭道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暢聲韻
蓋其辭高甚晋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

胡秋字評

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
自出機杼謂洞庭釣天而不濫謂霓裳羽
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
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此篇非必有切實用但其寄興高遠韻度
蕭散學者游息之暇諷之詠之可以滌塵
襟而生逸思云爾

標箋正文文章軌範卷之七 畢

